

■工友情怀

第一次见到李梅是四年前。当时公司在电厂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她在项目部从事粉煤灰化验工作。她工作出色，一个季度受到四次业主方的表彰，部门领导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去采访她。

我和那位负责摄像的同事按照地址转了三次车、步行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位于一片荒野之中的项目部。李梅所在的化验室不大，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各种设备、仪器归置得井井有条。李梅正在师傅的指导下做滴定实验。白净的脸庞上神情专注，一双乌黑清澈的杏仁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刻度，一身朴素的工作服掩盖不住她的美丽。

等她做完实验，我们说明来意，她微笑着谦虚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做了很少的一部分……”一旁的师傅打断她：“别太谦虚了，你任劳任怨地做了那么多，应该让大家知道。”

那天，从李梅的师傅和同事口中得知：李梅是劳务公司派遣到我们项目部的一名劳务工，虽然工资不高，但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岗前培训时她就比其他同事认真、努力，每一本培训资料都翻看卷了边儿，每一页书边都做了密密麻麻的说明，每一次作业都保质保量完成，上岗后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其他同事经常向她请教，她总是很热心地传授知识和经验。有一次她代表项目部参加业主方举办的化验技能比武，那段时间恰逢机组检修，工作特别忙，她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背题目、查资料，常常下了班还不回家，泡在化验室里练习实操，双脚站得红肿，手指磨得通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比武中，她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交口称赞。

面对同事的夸奖，李梅笑道：“我是职校毕业，文化水平不高，生怕学不会这些化验业



劳务工李梅

□赵闻迪 文/图

务，工作上拖后腿，所以只有不停地学习。”

那次采访，李梅给我留下了虚心好学、勤奋上进的好印象。

后来，我从女工委那里得知：李梅的父母和婆婆都体弱多病，长年离不开药；丈夫很早就下了岗，在建筑工地上揽些零活；她到项目部工作之前，卖过早点、送过牛奶、做过保洁，生活艰辛可想而知，所以她才这么珍惜这份工资并不高的化验员的工作。分工会开展“姐妹献爱心”活动时曾把她列为帮扶对象，她坚决拒绝了，说自己有了这份稳定的工作已经足够了，还有比自己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把温暖送给她们吧。这件事让大家对她又多了几分尊敬。

李梅所在的岗位属于“窗口”岗位，因为要接待前来化验的客户。客户经常把钥匙、水杯、手机、钢笔等物品遗落在窗口，李梅看见了就会保管好，挨个儿询问谁丢了东西。有一回，

一位客户不小心把钱包落下了，李梅找到客户在化验单子上留下的联系方式打了四五个电话找到这位客户，把钱包“完璧归赵”。客户感激不尽，当即掏出几百元钱往她手里塞。她坚决不肯要。有人问她：“那位客户给你的酬金你为什么不要呢？你家里困难，这笔钱不是正好雪中送炭吗？”她庄重地说：“我把拾到的东西物归原主，只是举手之劳，也是应该做的，怎么能接受他的重谢呢！”

去年厂里组织“先进工作者”外出培训，我正好跟李梅同行。一路上她的包里装着一本《化验规程》，坐车时、吃饭前、晚上睡觉前，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翻看。她说已经养成习惯了，手边不带本书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我由衷地说：“我要向你学习！”

这就是李梅，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劳务工，热爱学习、珍惜工作、自强不息，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家庭相册



走着走着就散了

□夏学军 文/图

多情总是伤别离，我们都是

在一次分离中渐渐成熟。生命中好多东西转瞬即逝，不是我们能抓得住的，就像曾经同寝的同学，相约着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甚至相约嫁到一个城市去，相约不分离。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聚的时候，我们总是不会想到散。

那日去参加同学儿子的婚礼，新郎新娘都远在大洋彼岸工作。婚礼设计温馨感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郎父亲的一句话。他说，虽是大喜的日子，但心里有点悲伤。婚礼结束后儿子即将回到大洋彼岸，预示着再一次分别，再相见不知何年何月了。

那一刻，全场安静如轻流的水。我忽然想到一句话：走着走着就散了！在如今这个时代，聚少离多越来越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记得看过《谁从远方赶来，赴我一面之约》一文，文中对友情的珍惜，读来令人落泪。每个游子都在乡情与乡愁的牵引下，心，永远不离故土。

奶奶八十二岁的时候，不顾

家人反对执意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是我和父亲陪着回去的。奶奶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老家了，我永远忘不了奶奶拉着八十五岁的大姐，一边说话一边抹眼泪的样子：老姐啊，我今年八十二，你八十五，这辈子咱俩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啊！

小时候我总是很努力地学习，考上大学给父母挣足了面子。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我将永远地离开故乡了，才发觉隔着光阴的旧时光，悠悠唱着阿婆的歌谣，和故乡的花花草草，绿水青山一起，不再是随意便可触手可及。

所有我们认可的感情，我们都愿意选择不离不弃，可现实是，有些人会被现实距离生生地分割，有些人会被时间生硬地带走，有些人和有些人的感情和热情会自然而然的消亡。

在无法预知的一重楼里，趁现在，再多看彼此一眼吧。总有一些人我们不舍得离开，或者他们也依然眷恋，就让我们在彼此的心里长成一棵藤吧，缠缠绕绕，无限蔓延。

■图片故事

走近你 聆听你

□张鹏 文/图

去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公益活动，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太阳花儿童听力康复中心。

刚进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尘不染的地面，干净整洁的桌椅和码放整齐的各类书本和玩具。老师说，这些都是孩子们昨天特意精心收拾的，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听到这些，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一会，孩子们来了，虽然老师已经提前告诉他们今天会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还是能感受到一丝陌生和胆怯。

我们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小孩，“我的孩子”是一个略微有些害羞的小朋友。起初，他并不与我互动，总是略带害怕地看着我。老师说这个孩子有些自闭，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但我并未失去信心。我大声且耐心地跟他打招呼，告诉他每一种颜色的名称和画册中每一个蔬菜的叫法，他慢慢地放下了戒备心理，逐渐打开心扉，开始和我说话。

起初他的话语听起来有些困难，但我清楚，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我慢慢可以简单地听懂他嘴里蹦出的词语，他说出每一种颜色虽然很吃力，却依然不停地重复着。还用期待的眼神等着我告诉他发音对不对。看着他认真的可爱模样，心里感叹命运对他的不公，我的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张绿油油的白菜在我们笔下诞生了，虽然他可能还不能完全认清和说清每一种颜色的名称，但在



那一刻，洋溢在他脸上真诚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突然，小朋友对我说了声“谢谢，哥哥”。让我有些意外的是，这句话他说得非常清楚，对于一个聋哑儿童来说，能说出这么清晰的词语实属不易。老师告诉我，这些孩子虽然因为身体的残疾导致表达能力有限，但每一个都很坚强和勇敢，从没放弃过和这个世界沟通和表达的欲望。

听到这些，泪水已经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命运如此残忍，让这些孩子生下来就不知道怎样与这个世界沟通，却仍然怀着一颗天真赤诚的心去面对，这让我十分感动。

时间过去一年了，这一年里，我还会偶尔回到这家康复中心看望这些孩子们，尽我所能地教他们认识新鲜的事物。让我特别开心的是，有的孩子已经可以和大人正常的沟通交流，看着他们一点点的成长，我心中无比的骄傲。也希望更多社会上的朋友走进这些聋哑孩子的世界，聆听他们的声音，给予他们支持与鼓励，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世界的美妙声音。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那天，康克勤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洗漱好，看着镜子中自己黝黑的脸，露出憨憨的笑。今天是他退休的日子，他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到了单位换好工服，他照旧是拿起抹布擦拭手推车，轻轻柔柔的，就像擦拭着婴儿的脸。拧开水龙头，拎过掏粪桶里里外外细致地用刷子刷着，水流也像看懂了他此刻的心情，时而快时而慢，恋恋不舍。

整理好劳动工具，他准备进屋收拾个人物品。门打开的一刹那，掌声雷动，老康愣住了，只见领导和同事们都站在屋里，他嘴角微微颤动，鼻翼一张一合，眼里涌动着泪花。公厕队长笑着走过来同他握手，送给他一个大相框，里面是他获得市级先进时，手捧大红本本的照片，即将退休的他手捧着相框，这是对他二十四年掏粪工作的肯定。看着相框中的大红本本，他感慨万千。

1991年3月，36岁的康克勤来到县清洁队做了一名“农民合同制”掏粪工人。一辆手推车，

站好最后一班岗

□肖春云

四个掏粪桶就是他的劳动工具。凡是抽粪车开不进去的地儿，厕所都归他管，他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所长”。

上世纪90年代的密云，背街小巷多、平房多、人口密度大，厕所也多并且设施简陋。说是设施其实就是几个用砖砌起来的蹲位，不是茅坑浅就是已破旧。若赶上下雨天，居民如厕苦不堪言。“康师傅还垒呢，这些年可多亏了您啦，把茅坑砌得这么好，可真是方便了咱们这些附近的居民。”居民李大妈说。“谁说不是呢，要不解个大手都‘溅’屁股。”居民赵大爷说。这时候，康克勤总是嘿嘿一笑，“应该的应该的。”

因为茅坑浅，常有粪便溢出，康师傅就在往返的路上捡拾些砖头，不声不响地把茅坑砌得高一些，方便居民如厕。

他的工作是用步丈量的。每天往返需要走15公里的路，胶鞋穿坏了一双又一双。每天天不亮他就推起手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小康来了。”“嘿嘿，哎，赵大爷，您老没去溜达啊？”“没有，儿子给买的新茶，来，咱爷俩喝一壶……”“老康啊，你也快退休了吧，我们这片也要拆迁改造了，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可就少喽，我们大伙还真是有些不舍呢……”这就是老康二十四年与居民建立起来的感情。

随着城市的发展，康克勤管理的公厕越来越少。风风雨雨二十四年的他走了十几万公里的路，穿坏的胶鞋可以开一家鞋店。

“老康，该下班了。”“嗯嘿嘿。”依旧是一辆手推车，四个掏粪桶，在落日的余晖中越走越远，渐渐晕成一幅画……